



勸戒三錄

曾
24
6

9
24
6



門口曾⁹
號 26
卷 6

勸戒三錄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書記爲僧

星沙賴昌期重刻

蘇州某書記遊慕湖北。稍有蓄貲。歸里。改業留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至山東境。薄暮抵宿。下車欻然倒地。如中惡狀。夜半始甦。神色慘沮。倉皇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爲僧。僮僕勸沮弗聽。且莫測其故也。信至家。其子奔視。涕泗挽歸。某泣曰。嗚呼。幸留。勿復多事。若還俗。則無死所矣。因言是日。於道中見一皂衣人在車前。

俄頃卽爲所攝去。謂有事須對簿。自念不知何因。姑隨之行。至一所。類官府。入門。則隸卒列階下。猙惡可怖。堂上者若冥王狀。皂衣人跪稟某到。始知非人間也。堂上者拍案怒曰。汝在某縣敢妄殺人也。辨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稟也。某曰。此誠某書。係刑名某所撰。當時亦曾疑其冤。始未充書。後因東道逼迫發怒。謂卽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云云。遂爲之書。堂上顧左右拏某某來。鬼卒噉然齊應。旋見掉一黑影至案前。類濃煙籠罩者。鬼卒

持扇扇煙約略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者呵問之。聲呦呦然。亦伏如某所對。佯命掉之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逆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孰戀館徇情。不以去就爭之。亦難輕恕。宜何罪。左右者曰。秋間付山東司按罪可也。堂上者遂叱某出。正驚愕間。見故友某因述被攝對簿事。且求拯救。曰。大數難逃。惟速行南旋。投空門托身。或可免耳。故友送行數十武。拍肩曰。歸休。遂甦。則暈去已半日矣。並言曩日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牧令多有以擒賊得功者。某縣令絕冀升階。而無機

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人。羸羸至城外。令以為奇貨。刑名贊成之。某強為繕。令遷官後。與刑名相繼暴亡。豈知結此一重冥案耶。言訖。搥胸浩歎。子垂涕而歸。

經懺不如施捨

嘉慶丙子歲。吳中歲歉。南濠李文璧父故。廣延僧道。修醮拜懺。一夕。伊父憑孫女福全。語文璧云。爾固孝我。但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饑寒。較為有益。延酒肉僧道禮拜經懺。非但於我無補。更加我你罪愆。若肯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也。李從命惟謹。日施饑人。

每人錢一百廿文。共用七百餘千。未幾。伊父又憑福全。語文璧云。爾之孝思。已動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今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鬼畏老儒

盛孟巖中丞。惇崇言某鄉有某甲幼子。為鬼所憑。索酒食。冥費無厭。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豪擁金百萬。人目為財星。因邀以制。輒被穢詈。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去。老儒出。鬼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蹇寒衿。已五世為人。三魂六魄俱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

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愚蠢乖戾者多。凡葭三綱。夷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卽了了。乃前生讀過。今生溫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歌燕舞。非其本質。歟。言雖惡謔。理或有之。德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愛。出於性成。幼卽持大悲楞嚴呪。每日必誦一遍。今殆數十年。行住不輟。自知前生爲杭州鹽橋念佛老嫗。故示師同官。戲呼爲蔡老太婆。可見人之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鬼乞伸冤

余侍宦袁浦時。聞幕中友沈香城廉。言乾隆末年。山東陶某年十八。無父母兄弟。從戚習幕。戚死流落淮安。充某邑刑胥。遂賃屋爲家。買幼婢執炊。情如父女。越數年。稍有畜娶妻。時婢已及笄。妻欲賣之。陶某不忍。乃贈奩具。嫁一民壯。並常恤其家。陶某疑妻之妬也。亦不與言。年餘。邑署前寓一星士。推測富貴壽夭多有驗。適公暇。過而問焉。星士決其立冬日必死。爲之憂疑不釋。妻勸慰亦不解。迨秋杪。陶某雖無疾。而憂甚。妻曰。恐或有無

妄之災。曷赴縣乞假。勿出戶。且邀平日故交爲伴。陶某從之。招友歡呼暢敘。流連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及更餘。客皆半酣。主人連日酬酢。極困憊。因畱客再飲。自退內室。少息。逾時。忽聞其室轟如雷電。衆驚而趨。見陶某頭面俱破。血流滿衣。披髮奪戶而出。衆其追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沒。打撈數日。亦無尸獲。莫不以星士如神。謂陶負前生宿孽也。陶某妻無所依。卽再醮某甲。平日與陶某交好者。皆聽之。而舊嫁民壯之婢。一夜夫俱役未返。忽聞鬼哭聲。漸見陶某。謂曰。我爲人謀死。含冤莫伸。爾當爲我報之。婢驚啼。鬼卽滅。告于夫不信。未數日。民壯復路遇陶某。泣血而前。責負往日情。不代報冤。遂以夫婦所見狀。稟白本官。適某進士爲今年。少有治才。極畱心民隱。陶某舊住屋。尙無人居。住勘之。壁脚有未淨血痕。周視內外。徘徊半日。覺房後地有鬆處。命畚插。竟得陶某屍。拘究其妻。乃知所醮某甲。素善泗水。少卽私通。嫁後仍往來。先囑星士惑之。並諭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支。必就寢。乃藏某家。乘機殺死。自穿其血衣。披髮蒙面。奪戶投水。妻勸招故交。飲酒爲伴。實使爲證。囑

訪
錄
卷
四

陶某賣婢亦得見甲之來耳立拘某甲到供無二遂同置諸法凡謀殺親夫詭計百出未有如此周密者卒之鬼能鳴冤賢令尹又能實心查勘人可欺天可欺哉

輪迴

家大人在軍機日熟聞富陽董蔗林閣老家一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嘗隨公齋宿署中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遽遮止之提臂共坐樹下曰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契厚次責任事負心歷數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

詞以勒我中飽若干某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若干凡數十事一事一批其頰怒氣盈涌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何必太遽其人彌怒曰既已餓鬼更何還債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脇取誘取雖歷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人怒略平釋手各散意叟是土神

也。程春廬曰：此事記得說部中已有之，似是文恪公事。擬乘暇面向閣老質實其事，匆匆未果。而閣老遽騎箕去矣。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不過數十年，此事無論孰前孰後，均可爲戒也。

忍辱解冤

徐受天，吳中閭門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諒不能賠其衣履，含忍欲走。擔糞者反詆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而竄。猶追逐里許，衆爲之不平。徐狼狽至家，更衣浣體，妻孥怨悵，以爲不祥。徐亦怏怏

無如之何。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啓視之，則擔糞者洶洶而前，嚙嚙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賠衣履，毆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黃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貧無棺以殮，君能殮我，請卽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凜。徐已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嘯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殮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貿，賤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逞一時之

蘇州府志卷四
忿不忍辱遠避則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縋首市曹矣

鬼打牆

蔣味村承培杭城人言某甲以種菜爲業小有家貲平

生惜字遇街路牆壁所貼告示招昏爲風雨飄搖欲墮者檢藏回家彙焚惜字社洪爐中年九十餘不倦一夜遇崇迷路奔走三更輒遇牆阻諺所謂遭鬼打牆也摩模間似有紙飄搖卽揭取之頓覺手中發光隱約知是村中社廟因得循其門而扣之遂止宿焉夫舍誦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等鄭重某甲手揭字紙卽鬼不能迷豈非顯證嘗聞太上垂訓惜字十萬延壽一祀彼種菜者年逾九十謂非惜字之報歟

鬼仇計私

汪銘甫明經恭壽曰乾隆間蘇州有趙延洪者性爽直嫉惡偶見鄰婦與少年調笑遽告其夫偵之有迹詭托遠出竊伺其寢駢殺首官依律勿論越半載趙忽發狂作鄰婦語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嚙舌而死夫竊談閨閻已傷陰德況鄰婦有姦並非親屬應執遠以不干已事致斃兩人我雖不被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誠

何心哉游魂爲厲殆其自作之孽也。

陰惡墮犬報

有某甲守父成業家日饒裕。一鄉以爲肖子。死後甲子見二隸押甲縲綫而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重富欺貧。絕情忘義。周親世誼。一至困乏。先戒閹者。來卽拒卻。凡有作爲。一味取巧。功歸於己。咎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謂犬最欺貧。飼之則搖尾效媚。拂之則反噬無情。今將墮爲西鄰白蹄黃犬。愿爾勿惜家財。廣行陰騭。以贖我愆。亦貴爾福。嗚嗚而去。越日果見鄰有黃犬四蹄全白。心動取以畜之。終歲不吠人。其悔前生過惡歟。吁。悔之晚矣。

羅氏雙節

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令洪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扣門役卒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獲。邑令適夢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貞婦之魂不能長也。未幾而廣文暴卒。

怨鬼託生

張補梧孝廉邦弼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氏奸惡素著復橫侵其鄰鄭氏產撤爲己室惟存嘉木一株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於庭指樹忽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室售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財色

家大人在蘇州時與尤春樊中翰爲文字之交聞其家有諸生尤敬庭世編者爲西堂先生之交孫淹通經史

蒐覽百家年七十餘掩卷誦離騷猶能倒讀所著作刻意於古以是不遇賞音潦倒一青衿家慕貧居葑涇西堂先生之遺宅蕭然不蔽風雨授生徒餬口恆無儋石儲盡日鋸黃柴几間不改其樂親故來往從未以貧故言一錢曾述其早歲讀書南禪寺時寺宇荒廢榛莽四圍陰雨晦冥鬼聲達旦寓齋比舍有軒三楹頗幽潔一人賃居未幾病頭痛死後復居一人病心痛死越數日一壯夫來僦其居半夜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爲凶宅敬庭獨以賤值賃之卽攜琴載書於其中夜分忽有叩

扉聲啓視則有少女妖冶。眩目。進而檢衽。詎所來曰。妾鄰姬也。見妬於妻。常若鞭打。知君無室。不羞過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巾櫛。卽正拒之。且聲聲誨誠。而女終不去。乃盛氣訶斥之。而滅。次夜門未開。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丈夫。盜得主人鐲。奉以爲壽。但請設方畧。脫羅網。又拒之。且以金擲棄門外。謂曰。書生不解預八閨閨事。母饒舌。乘女門外取金。卽扃戶。回視女仍在。空化一醜鬼。猙獰踞床曰。我實鬼也。得神仙術。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色誘餌之。爾硬心如木石。不可

誘。我豈不能力取印。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撲。惶窘間。遂以案上書亂擊之。卽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黃毛。中有司火之。始知向之頭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噫。觀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與身命相關。彼前之心痛頭痛而死者。職是之故耳。

孝力

乾隆間。河南彰德府有一馬軍。名曰馬皮條。以孝聞家。有寡母奉事惟謹。一日譙於關帝廟。曰。貧無以養。願神

賜之力。是夜夢神命周將軍搗其肩背。遂勇力絕人。於是馬皮條之名大著。市豪泊綠林。無不避其鋒者。有一人郊行。遇二盜。其人偽稱馬皮條。盜旋逸去。適與馬皮條遇。二盜轉疑其偽。以械擊之。始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乃搗甲乙盜對撲之。一舉而二盜斃矣。後其母死。其力頓減如初。時家大人曰。神非可以妄干。力非可以驟假。乃爲孝思所迫。神亦不難徇其所爲。迨母死復初。神又未嘗漫無限制。孝之能感神。固如是哉。

後身應誓

吳中郭鳳崗言有某甲負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崗知醉酒竊券也。乃誓曰。吾雖失券。若債已收而復索。則世世妻女當再醮。甲亦誓曰。我若負債。則妻必爲娼以償。月餘甲妻死。不復繼娶。知其事者。以爲大道無知。竟至漏網也。逾十餘年。鳳崗薄遊白門。適有妓黎雲者。豔名噪譽。爲烟花冠。烏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鳳崗一見傾倒。互相愛悅。黎雲絕不以潘郎鬢綠爲嫌。卽出私蓄千金密贈之。約向

鵝兒買爲妾。鳩以爲錢。樹子執不肯。黎雲遠無疾而逝。鳳崗悞喪。卽以贈金營窰窰。封在樹碣。極其美煥。一夜忽見黎雲來謝曰。兒本某甲妻之後身也。所蓄頭原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忽不見。噫。古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文過之。貴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脗合者。倖免今世不免後身。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乃速甲妻死。以其後身應爲娼之誓。彼蒼者天。豈憤憤哉。

天誅

番禺某甲。家素豐。出外貿易。唯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嬸異居而貧。常往來及分娩。邀嬸接生。旣產。嬸告婦曰。育一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疲之中。亦不及審視。嬸以絮塞口。將竹筐貯之。棄而歸。忽家所畜犬。嗥跳入房。口牽婦衣。似欲其外出者。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腳爬地。露黃色布一。嬰貯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挾口中絮。抱歸。遂呱呱發聲。陰念嬸惡意。不敢揚。越數日。嬸偕叔同至。始入戶。犬

撲向叔狠噬之傷足。正呼急間忽霹靂轟然婦出視則
婦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喧觀或
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叵測也

蝙蝠撞鐘

嘉應饒氏爲望族。有李淑人卒。殯斂甚厚。諸事皆委家
丁鍾福。福垂涎其貲。葬後其孫至墳。覺碑有異。手撼之。
碑仆。見碑內穴開而屍裸矣。立訴之官。時州牧爲王公
仕雲。積月不得其狀。乃焚表城隍廟。與其子孫齋戒宿
廟。一夜聞鐘自響。視之乃蝙蝠以頭撞鐘作聲。公祝曰

果是陰靈。蝠當來撞我。言已。蝠竟來撞王公頭。公卽設
備刑杖在廟審鞫。問其子曰。有姓鍾名蝠其人乎。子指
在後家。丁曰。此卽鍾福。公喚前問之。不刑。自供隨寘之
法。

神批偽官

顏鳴皋於乾隆間爲臺灣總兵官。值巡海衙門事。委表
親楊奇。奇素好謔。一日署中因祝壽會飲。酒醉謂衆曰。
吾爲大家樂。可乎。皆諾。卽出總兵袍冠被體。傳呼材官
排衙吹打。雲板一聲。煖閣門啓。奇將就官座。忽仆地不

省人事昏臥三四日乃稍甦衆詢其故曰就座時左右似有二金甲人肅立左右者舉掌如箕向我批頰而倒後其頰終身深黑如初傷者寒梧埜錄云凡任封疆者皆有煞神直宿擁護故出而英威令人憚畏觀楊奇事信之矣。

鬼知節婦

嘉應州顏提督

鳴漢

祖母楊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

紡績度日足不出戶限其室北窗外有荒田亂石堆積聞明季土弁於此為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濕冷風一起石隨一飛交擊空中砰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驚我孤兒寡婦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來值石復起擊表妹昂首窗外詈曰是何妖怪當聚糞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頰移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為夫人止我不知是爾村婦大膽耳速奉一千大錠來乃饒爾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後每日吾家當有興者矣後兩孫皆貴鳴皋為臺灣總兵鳴漢為福建提督。

勢利鬼

王月溪，彥曾，吳縣諸生。本舊家子。嘉慶間家道零落。居昇平坊相國舊第。日能見鬼。嘗言街市道路，往往聯肩接踵，究竟虛無縹緲，所以無礙人行。其勢利殊可笑。若見人衣冠濟楚，氣宇軒爽，輒讓道而避。人或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豈惟挪揄之，或牽衣不與行，或絆之使跌，且以穢物污其頭面，手足引蛛網塵埃蒙其眼。若持金帛行者，則望塵而拜矣。且喜同聽人言語。曾有一友從蜀中歸，途次把臂訴契濶，方縷述比來艱苦狀。兩鬼覘聽已悉，卽拍手笑，以柴薪挽結懸其帽簷，及述遊懷已倦，幸囊尚有五百金，欲市半頃田灌花課子，以盡餘年。鬼卽再叩若謝過狀。友鬚鬚落腮，言次涎沫星星，鬼爲之拂拭，及去猶跪拜於後。良久而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殊令人不解。月溪比歲家徒四壁，手上金跳脫粲然而黃，知好者恒勸易錢謀生計，皆不應。蓋以此金物禦鬼之侮弄耳。月溪又言人家廁間廚下恒有鬼，是固不但勢利鬼滿道路，逐臭鬼偷飯鬼亦何處無之。

牛報恩

劉老者逸其名氏。里居。途遇一牛將就屠。憐其殷棘。解以質錢贖歸畜之外廐。明年疫死。家人欲取其革。不許。瘞於廢圃。後被盜揮斧破戶。發篋搜財。一家遭其捆縛。烙炙遍至。劉老潛伏廢圃艸莽中。聽所爲而已。盜卽里中無賴。知劉老有窖金。遂遍覓之。圃中忽湧出黑氣一團。盤旋不定。有病犬卧檐下。已瀕死。聞盜警。力奮不起。噉目哮。信聲亦漸嘶。黑氣觸之。卽騰。嚙跳擲。怒吼而前。盜挺刃交下。畧不稍避。盜竟負傷竄逸。追至門外。觸仆一盜。僅以蹄壓之。盜不能轉動。迨天明。隣舍共至。執盜跟緝。悉獲伏法。劉老乃免於難。而病犬尪瘠。僅存皮骨。呼之返一步一蹶。其夜間之猛如哮虎。殆所瘞之牛魂附於犬也。夫牛犬之報德者數矣。冥司以人不食牛犬爲持半齋。況發大慈悲力相救護。而終受其報。孰謂人物之不相涉。幽明之不可知哉。

爲師惡報

乾隆間。有楊御史某。在京時。與一道士善。道士能見鬼。言午後鬼出。或大而長。或小而短。或老或少。無處不有。或食煙。或吸氣。吸精。或吸人畜所食之餘。正法念經所

云隨其所作。而受業報者。此也。一日來楊館笑曰。君厨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特不知何家償其債耳。楊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媪抱出。道士審視愕然無言。楊怪之。延入幄密叩再三。道士歔歔曰。君曾作何業。偷食鬼爲爾子矣。楊曰。吾自信無大過。但微時爲童子師。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東人粥飯。廢卻子弟歲月。尙不爲大過乎。道士拂衣出。後此子長日事酒色。田盡則掘屋磚換酒。竟不識一丁而終。

一念解脫

杭州長慶寺靜緣和尚。金陵人。自言未出家時。嘗山行失路。宿一破廟。半夜忽見一僧來與語相對。神卽惘惘少頃。漸覺百脈倒涌。肌膚寸裂。腸胃中烈火燔燒。遍身痛如鸞割。良久稍定。疑神審視。月光射窗。則見腰間絲帶已作雙纒。自縊楹上。忽前僧來爲之解纒。大駭曰。夙無仇隙。身伴又無財可貪。何遠謀害。僧答曰。佛家無誑語。身實縊鬼。本欲以君替代。回念生前自縊時。苦楚萬狀。惻然不忍。故復來解救。母怪唐突也。言訖不見。乃探首出纒。再拜佛前。惕惕然慮鬼又來擾。忽聽前僧在地

下曰。我。以。一。念。之。修。伽。藍。許。從。解。脫。君。夙。業。沉。重。但。自。懺。悔。可。不。墮。於。惡。趣。姑。安。寢。且。母。多。慮。也。至。曉。回。家。終。無。他。異。以。是。因。緣。遂。薙。髮。報。恩。寺。云。

延壽

上虞顧華亭。大年初在戶部則例館。忽遇一似舊識者。謂曰。子壽不過三十六。今止四五年。曷不早歸。摒擋家事。欲與語。倏不見。惘惘如夢。心甚惡之。迨館滿議敘。揀發福建。年正三十六。途中患病。危於呼吸。醫者咸縮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溫軟。魂搖搖不定。所見多冥中

狀。恍惚有人撫之曰。嘻。儻矣。亟服白虎湯。遂自呼家人。速市白虎湯來。以其數日噤不語。眾皆大喜。而醫者又謂是湯與脈症不甚宜。以其呼之急。姑調劑以進。即漸愈。乾隆間尚官於汀州。竟無恙。聞其先一年有梓鄉某。應禮闈。試落第。即館於京師。娶妻生一子。家有母。屢欲歸而苦囊澁。後某死。其妻將自鬻爲人妾。以贖遺幼子。歸依孀姑。有人以華亭與鄉故。乃以子託之。華亭即往告其妻曰。果欲子歸。延宗嗣。奉孀姑。則非不能守節者。毋自鬻也。母子扶襯歸里之需。余當肩任之。其妻大哭。

曰天乎。未亡人豈不知禮法哉。因無父母兄弟。自維年逾三十。多病。恐不久。溘朝露。彼熒熒孤子。流落數千里外。不為僕隸。即填溝壑。天實為之矣。聽者莫不酸鼻。華亭以已將得官。雙親在京。方欲先遂南旋。遂慨然白於父。攜其母子。并某旅櫬返里。更周卹之。有此盛德。宜天增其算矣。

藝經削祿

徐上舍本敬負才不羈。好作歇後語。每以經文斷章取

義。或涉穢褻。曾在某督學幕中。作集四書歇後詩曰。拋

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

之病。半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

甲曳兵而。走才大心靈。可以槩見。乃竟偃蹇不第。未及

中壽死。家貧無子。弟又乏嗣。無可繼。孀妻刺綉糊口。每

念宗祧無望。屢欲自戕。一日忽見形。謂其妻曰。吾本名

列清華。位應顯要。皆因褻瀆聖經。祿籍削盡。尙有餘譴。

冥王以吾好作歇後語。乃罰絕後。幸祖宗有陰德。不斬

大宗。吾弟將有子也。善撫繼子。勿戚。妻涕泣欲與語。倏

滅影。明年其弟孿生二子。乃以一繼嗣焉。朱蕉圃海曰

藝瀆聖經。冥罰如此之重。余於童年曾集四書句。戲作
男女居室題文。卽此罪案。其隕越先緒。千里飄蓬。艱苦
備嘗。坎坷不偶。功名惟送人作郡家計。則假貸爲生。豈
非孽由自作。尙有日不識丁之子。殆猶祖父之澤。不斬
其嗣。歎悔及噬臍。但向隅一哭而已。

金太婆

吳有金媒媪者。奔走自室。晚年家甚豐。隣里呼爲金太
婆。便佞口。給與人貨。售珠翠。無不成。而壟斷其利。猾於
牙僮。一夜自提竹絲燈。從葑涇歸家。路遠步蹇。微雨復

來。正惶遽間。黑暗中突出一人。擊其袂曰。金太婆。還我
碧霞犀手串來。金大駭。舉燈囑視。殊不識認。而面色黃
瘦。雙眼落窠。相對凜凜。肌生寒粟。答曰。子爲誰。求之見
也。我何時取爾碧霞。西碧霞東耶。其人卽怒而毆。燈亦
撲滅。金狂呼強盜殺人。地隣掠命。又遭土塞其口。聲嘶
不響。披髮相掙撞。毆愈急。良久一人前勸云。已矣。爾妻
不思改適。人彼亦無由得爾物。先是某家有少婦。孀守
三五年。金爲之媒。再醮。婦以碧霞犀手串酬之。聞此語
始知爲鬼。叩頭乞命。少頃巡更者至。見金搶地哀告。狀

善開三金卷
如癩癩呼甦送歸從此不復敢爲孀婦媒再醮圖重酬
矣夫少年廢婦荷下爲饑寒所迫儘易守節撫孤而卒
至再醮失身其爲花婆惡媪圖財誘惑之蓋十之四五
也古人設立家誡不許三姑六婆入門所慮深遠矣

高僧奪舍

錢唐王翁其名家雖貧而樂善不倦年五十餘無子
里人有伯道之嘆清明掃墓時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
策而前謂曰我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祠田向鏡山寺
求子可得也言畢即不見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
即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有戚宮
部曹者留之讀書一日忽語其戚曰吾鏡山寺僧也修
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豔少年登科又未盡華富之慕
尚須兩世墮落明日吾當托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
父書囑戚寄歸其畧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
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兒孫乃父
母真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茶話乎兒卽僧
也兒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
後一念之動遂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少有善緣鏡

花水月。都是幻景。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相視。速斷愛牽。速免兒之罪戾。云云。戚勸慰之。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問轉生何處。曰。卽順承門外姚姓也。明日鼻垂雙柱而逝。既而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甲里閭。亦樂善好施。晚年遂得此子。竟如天賜。異哉貧而樂善。不勸富而慷慨好施。何患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遷葬宜慎

嘉善潘溧。泉孝廉。棟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

造室得子。艱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折亭

浮厝者每築數椽。疴藏名爲椁亭。

則棺下有一坎。雙鯽潑潑於中。意得

地氣之靈。出悔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焉。深泉美而多文。齒又壯。踰年已亡。同輩咸惜其才。而咎地師之言之妄。聽也。黃霽青先生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厝告之。况暫時渴葬。終須入土。爲安。卽顧以艱於嗣續。而欲乞靈朽骨。斯未免惑耳。予夙聞家笑士先生言。小華殿撰與閣學。謹騰達。叔姪也。譽擅竹林。雲從聯步。依流平進。鼎台亦意中事。

乃以青島家言謂祖塋挪移數武遷改某向公卿可以立致如其言而未幾竟相繼徂謝云近時湖北陳秋舫狀元暨大雲鄒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華近此人世希靚之榮也乃秋舫旋以風疾殞大雲繼以左官卒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槩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者也魂妥佳城神棲幽宅陰人安則生人亦安卽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既通籍顯榮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乎狐狸狐搢人類豈之試思問若牛眠巍然馬鬣夜臺長卧方謂安且吉兮而乃缺鑿

掀泥松楸拔本抉黃泉而見白口此舉果奚爲者耶更張覲觴談者固妄而聽者實愚矣况乎奕視先人之骸海量後昆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噫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猶冀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鑿具在蓋亦反而思其本矣

鬼捉人

沐陽令姚儲有一僕俗所謂走無常者也一日午睡久不起衆詫之良久乃醒狀甚狼狽問之因言頃有差人

十名。邀之同捉臬司張正夫四大人。及到臬署門首。四大人正回署。聞大鑼聲。十人者俱戰懼無似。惟我不怕。頃之見張四大人坐轎中。喝道進署。我等欲隨入。而頭門金甲人槍棍齊下。十人者極力抵當。終不能勝。無如之何。首領一人。乃探懷取一牌票。向金甲人舞示。槍棍乃稍止。遽乘間入。然我已被金瓜擊數下矣。至儀門及宅門。則愈進愈甚。竭盡平生之力。亦雖進步。亦取牌票舞示。久之。乃得門而入焉。力已盡矣。及入見四大人與一藍頂客坐。十人者不敢近前。首領者與我一繩環。命我向前套之。總不能中。首領者乃取懷中牌票。遠向張四大人舞示。四大人乃漸如渴睡。藍頂者見其倦。乃辭去。主人送至門而回。首領者乃以牌票左右舞以相向。四大人乃作憊不已。聲稱頭疼。脫其帽而摔之。一摔帽間。繩環猝加。十人者乃擊去焉。向來捉人。從無如此之難者也。按張正夫名會誼。陳臬浙江。一日上院回署。首府謁見。張會談之頃。忽稱倦不能去。客話未畢。遽退。張繼卽頭痛。頃刻而卒。初無疾也。

勸戒三錄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文闈犯鬼

文闈中報德報冤之事。前錄已屢載之。余以道光丁酉登鄉薦。本科場中。酷熱異常。憶當時三場中。所聞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未暇詳詢原委。近閱修福新編中所載兩條。正是科事。因補錄之。云道光丁酉。福建鄉闈。訓導某進場。次日。題紙甫下。即發狂疾。呼曰。十年前鴉片案發矣。語刺刺不休。亦不可辨。旋引小刀自刺。

其頸同號驚救。見其神色俱變。兇不可近。血漉出不止。須臾氣絕矣。僉謂彼非假公毒害。卽襲取非義之財。陷人性命可知。不然。何必於官府共聞。耳目衆著之地。報之如此其烈乎。又云是科周生某。首場甫交卷。纔轉身。忽旋風撲面。遂瞶眊不知所爲。平地跌倒。額破血流。衆方扶救。氣已絕矣。按此兩事皆隱其名。而一詳其官。一紀其姓。其非子虛烏有可知也。又按修福新編。係近年吾閩泉漳人所輯。不著姓名。敘例中。但自稱補過堂而已。所錄皆本朝可勸可懲遺事。中有余所已錄者。其乾隆四十年以前事。亦與余書體例不符。茲就近來數十年節取二十餘條。皆吾閩新事。信而有徵者。分別存之。

陳天簡

海澄陳天簡。慷慨好施。爲人傭賃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諸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爲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衆以千金答。天簡卽請冊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爲人。誑愚。且自專決。不坐賬。天簡不與較論。慨然改署己名。

自罄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明年登賢書。羣以爲敬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諸富室素耳其爲人。鳩金四于有奇。使爲北上。復客有汀郡故太守子某。扶掖回江蘇。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某中途忽止。夫馬天簡問故。某以囊金盡告。天簡聞言。卽以黃白奏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簡道謝。并還壁。始知某爲巨富家。適京師有庫參三箱。發賣民間。天簡念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爲納財結清。天簡束裝回閩。時參價昂甚。爭市之。除繳還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尙獲利十倍。遂暴富。現家漳郡城。子孫蕃盛。同時遊庠食餼者。多至卅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真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楊啓元

楊啓元。原籍同安。入臺灣嘉義學。課讀治生。初一寒士耳。嘉慶庚午。適重修文廟。元自詣公所。請以是年館金百員。悉數捐題。衆皆以戲言視之。蓋稔知生本寒素家。不應爲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誑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

由人曷可拘拘貧富間耶。衆義之。是科秋闈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庠。家計亦漸裕矣。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梁濟時以重貲倡首。修葺完結。是年卽劉次白觀察主科試。時與其選。先是彭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覆試。時方噤然不言。而戚友勸慰者。質質然來也。日已西。倏飛報至。一座錯愕問之。乃知時升補革號。皆爲轉喜。驚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首敬。然至揮金倡義。則每觀望不前。此闕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爲耶。

踐墳慘報

漳州之鄴山書院。卽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堆廢墳。夾雜當衢。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衍。賦性桀驁。年幾弱冠矣。出入間。以廢墳礙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土。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衍稍知悔。無何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週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衍喜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賠償

戲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衍反懼其兇。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貲破耗殆盡。子由是多病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勸衍螟蛉一子。衍泣言從前毀墳夙孽。適符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崇而封之。無力者從而掩之。乃矜恤同類之道。惡可以枯骨無知。視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死而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而絕嗣。嗚呼。報亦慘矣。

犯淫

乾隆末廈門某生籍龍溪者。有夙慧。品格亦瀟灑不羣。同輩咸器重之。年十五赴郡應試。居停主人柴姓。適有僕婦在門前買柴。友人戲出對云。柴媽買柴。大担小担。皆廈門地名某應聲曰。蔑片破蔑。長拖短拖。皆漳州地名蓋座中適有慣作中媒者。人皆戲呼之為蔑片。因借對嘲之一堂。皆為之拍案叫絕。是歲即游庠。旋食餼。秋闈亦屢膺首薦。三十許歲時。忽語人曰。余曾淫二室女。兩寡婦。天譴將至。且生平蚊蠅從不着體。今塵之不去。知不能久留矣。未幾尋卒。因此知風流名士四字之誤。人不淺也。

不敬天怒

乾隆甲戌臺灣大風。瓦屋皆鳴。有童兒罵風伯不仁者。忽被狂風吹仆。神色大變。而口眼已歪斜矣。叩天謝罪。遲久而始如故。竊思彗孛飛流。日月薄食。迅雷烈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古來天子尚須修德修刑。以體天意。卽聖人亦有必變之友。豈微末民人。顧可肆其憤罵乎。此事人多易忽。因謹錄之。

楊蔡二封君

南安塘上楊封君。值歲饑。發粟三千石賑濟。子崇澤。邑諸生。病足幾廢。一日封君禱於神。乩示一方。用芋頭數顆。剖開焙熟。推捺兩腿上。如是三日。步履漸復如初。是年捷鄉闈。旋登進士第。授陝西知府。孫芳。乾隆庚寅舉人。芳之孫紹祖。道光辛巳舉人。同時晉江安海蔡飛鳳之父。家不甚豐。生平敬師好儒。聞楊封君事。亦慨然以三千石穀助給貧乏。時斗米千錢也。飛鳳先不能文。自是交思大進。旋入泮。榜姓王子萬壽。孫日起皆爲名諸生。

張封君

安溪龍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家鬻子女以易食。甚有絕粒死者。某愴然軫懷。思一急就計周濟之。附近鄉里歡呼。其指為續命之田也。初。諸家禾稼。尚介青黃。生熟之間。惟某一派腴田。獨成熟。至是。分票諭知。約於明日齊赴田間刈穫。每人攤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數日糧。遂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孫際青。遂登鄉解。

劉巡司

嘉慶初年。廈門石滸司劉天祐。號蒼來。為人仁恕。不吝貲財。與人談輒以善事相勸勉。又精於醫學。附近貧民無力療病。懇門上傳稟。卽徒步往視。不少緩。遇有危證。須用參。而貧不能備者。每以參合藥與之。不取直也。在任六載。如是不倦。臨歿前一夕。夢一吏。背文書來。啓視之。則天帝嘉其居官好善。命作某處土地。醒時。遂治後事。遺諭妻兒。畢沐浴更衣而逝。數年後。有廈民某至石碼會。數薄暮。見輿馬喧闐。簇擁一官長。注目睇之。卽巡司劉公也。某駭劉公已死。趨問從人。答曰。將到此間赴任矣。明日某偶出散步。見一廟宇新粧伽藍尊神。詢之

廟祝言昨宵酉刻始塑此像乃知公又升遷此地矣。

不孝罪不在大

嘉慶某年泉州鄉間士人某少失恃父素嚴督不貸令就蒙館近地以獲教學之益娶室後某偶回家父輒促就館某以父命不敢違然心竊竊疑之一夜潛歸漏三下矣值其父忽患啞痧病披短衣起急扣婦房門思索湯藥某錯愕微窺之見其婦披褻衣啓視父手指口畫無所言某怒以煙筒向父頭上作捶擊勢蓋以爲戲婦也及父病旋止自忖涉瓜李嫌不敢言某覺其誤亦不敢言無有知者有錦宅黃生某同硯友也一日暴卒其魂已到陰間適閻王升殿傳進跪伏俄聞一吏呈冊云此生未有惡迹數亦未盡王命遣歸方轉身走見某正受炮烙刑黃生訝其死問故某泣言夜間擊父罪故先被拘魂譴責不久當八鬼錄矣黃生驚寤急造其館縷述奇夢某惶恐失措隨以誤告且言由此兩手無故自痛狀踰月竟卒嗟夫父天也獲罪於天豈復有生理一過誤間而冥中伺察立至可見爲子者罪不在大宜何如警省也

如警省也

功文三卷

卷五

八

淫報

泉州一士人陳姓。少年力學。頗有文名。但生性好淫。善諧。值朋友聚談。率以所污婦女穢事。藉爲博笑之端。赴郡租寓。見主人有少艾。或中年有姿色者。往往不吝貲財。賃居其家。務遂其欲。乃快心焉。郡邑試常列前茅。及院試日。四體若爲重物所壓。昏瞶不知所爲。或落題字。或墨污卷。或潦草不成文理。以是坐黜。憂忿成疾。嘉慶庚辰。上郡應試。甫十日。竟爲疫症傳染而死。復蘇。語諸友曰。余素有淫行。以致鬱鬱困鹽車。今復作他鄉之鬼。天道報應。如是不爽。言訖。嗚咽而逝。時二十七歲也。經四晝夜。臭不可聞。家人至。始爲治具焉。

汗辱佛門

廈門庠生楊城。積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棘闈。首場初九夜。方兀坐構思。忽燭影搖紅。幾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簾入。攀城肩。俯闕曰。誤矣。卽抽身去。城駭甚。俄聞鄰號有凌諍聲。有啜泣聲。有乞哀聲。旣而闐寂若無人。城語衆共趨視之。則某僵臥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則謂污辱

莊開三金卷五
佛家弟子。世多忽之。豈知爲禍尤烈。實不可不深思而
炯戒也。姦淫官婢。早有天譴。明條狎暱名娼。不免風流
罪過。況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清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
孽由自造。悔其奚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何事
不可作也。

雷震賣豚人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
金買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聲。入室抱兒出。賣豚者徑
去。婦追呼曰。若取我二金。奈何不與我豚。其人佯答曰。
豚兩頭欲賣四金。一金不賣也。舉步如飛。婦追不及。路
側有水碓。卽其小姑視舂。婦置兒於碓室。復追之。小姑
方篩米。聞言未及接抱。兒爬至碓下。舂如泥。須臾小姑
回視。見殘骸委載狼藉。驚悼欲絕。哭曰。我何以見吾嫂。
哉。遂解繩自縊。嫂還方歎恨財物兩失。忽見兒死碓下。
小姑懸梁上。驀地不知其由。亦縊於碓室。賣豚者行未
數里。白日無雲。爲迅雷震死矣。

不孝極惡

廈門道署。有一客陳某。暴厲居心。而善權子母。一出十

卷之三十五
償以是成家有老母年五十餘某叱咤指使若奴隸然
稍不如意輒罵詈百出不可名狀母泣然背泣者屢矣
鄰友聞之爲諷刺曰爲母也子者顧如是乎哉某不答
仍訑訑不爲怪一日有事晏歸腹怒如供食稍遲怒目
側視厲聲曰炊一頓飯尙不能不死何爲言訖忽天黑
風雨驟至一聲霹靂聞者胆碎而其已震死面有小字
云不孝極惡之報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夫孝可格天
則不孝斷不能違天怒況如此極惡乎

厚殮禍

廈門蔡某專以掘墓爲生久之仍不見敗露一夜發林
家墳擊空棺頭伸手入搜首飾等物忽被鬼攝迷手節
任拔不出天明喧傳聚觀者皆歎爲陰魂有靈地保稟
官詣視救醒後拷掠備至諸罪盡服乃削十字木架播
大道之傍令某昂立其中兩手分開鎖住示衆不准人
給湯飯六晝夜叫號而死此道光庚寅年事也補過堂
主人云余每怪富厚之家殮親時輒以珍珠美玉及金
寶重器爲殉以爲如是乃盡子之心也吾則謂適以貽
親之累耳何也彼重物殉葬之家戚屬則觸目生心奸

民則聞風思違。卽不然。保無不肖子姪。發塚自盜者乎。致使山靈走氣。骸骨亂次。死者隱抱再死之痛。此罪將誰歸也。後周太祖遺囑以布衣葬。後梁唐晉漢諸陵皆被盜發。而太祖安堵無患。然則後人當知所法矣。按浦俗屢因厚殮而致毀棺。家大人曾有戒厚殮說。余於前錄中已詳言之。此條慮及不肖子姪發塚自盜之事。前錄中已詳載其事。然則掘墓者。固罪不容誅。而厚殮者。自爲厲階。其罪尤大。自古及今。數不孝之尤者。舍是將誰屬乎。

吳元長

金門吳元長家。巨富。告貸者有求輒應。或百金。或數百金。積券盈篋。適病間。默思勞勞計較。將爲子孫福。適爲子孫禍。爰召逋債之家。詣視焚券。示不責償也。損貲數千。充入浯江書院。束修薪水。生童膏火之費。皆取貲焉。是年開期。第一課爲東里子產題。及甄別甲乙。童卷上取。其長子漪瀾。文亦與焉。道光庚寅歲。瀾赴郡應院試。恰是書院開課題。瀾恍惚神助。一揮而就。遂以是獲雋。大邑庠。蓋利物修福。非如此顯。示果報。不見造物之奇。

惡念喪身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二十二。性謹厚。力穡人也。門口一井。出泉不涸。鄉人待食此井者數十家。道光丙申。天不雨。幾九閱月。聚汲益夥。某厭其喧呶。疊次哄阻。衆皆以水火細故。不與辨。亦不怪也。貿貿然往來如故。某條生惡念。將牛糞暗施井中。蓋使食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時。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同伴俱無恙。一念之毒。卽禍及身。吁可畏哉。

楊宗潮

同安諸生楊宗潮。爲人誠篤。可風。尤惓惓誘進後輩。一時遊庠食餼者。多出其門。同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極窘。而性嗜學。楊一見物色之。遂招入館中受業。資以衣食。俾得肆力文章。由是學業日進。遂入南靖邑庠。旋登道光乙酉拔萃科。廷試考授儒學。皆謂楊公相士有識云。晚年上郡。渡江時。有某溺水。楊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謝銀四元。衆爭救之。某得不死。一日病篤。時年六旬矣。夢入冥。遇一判官。謂楊曰。汝壽數應盡。幸有陰德可

救。卽將冊子付閱。見已名。下硃書云。曾救一人。增壽一紀。閱完。被判官一推。面寫病漸瘳。後果如數。善終。

不敬字述二事

安溪之家婦某氏。某翁爲邑諸生。去世已久。家中書籍盈架。氏生兒甫週歲。每值兒下便。輒折冊頁。拭穢。一夜適夫他往。氏闔門睡。醒失兒所在。欲起尋覓。忽被雷震死。明日族人出。搜作路經氏門。見呱呱小兒。知爲氏子。不解何故。擲置門外。遂抱入懷。及日。牛門仍緊閉。不聞人聲。衆破門入。驚視冊頁成堆。皆沾穢物。氏尸在焉。

每怪世人拋棄字紙。輒自解曰。我非讀書家。遂至踐踏無忌。上干天怒。如氏者。可勝道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字。事不治。士民非字。名刊不成。振古如斯。其所維繫者甚大。而其理甚明也。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識字。卽不可一日不敬字。又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同安洋宅陳姓者。累日賭輸。移怒賭具之害。盡投糞缸中。薄暮某還。過其地。心頭一悚。被雷打死。并碎其缸。無一人知者。是夜大雨傾盆。漂盡污穢。及天明。衆視某尸橫地。見賭具尚在破缸之底。紙牌葉葉可數。方悟爲不

敬字迹之報也。

慢神

臺灣鹿港監生林某。富累萬金。生性嗜賭。暇時輒撻數百。金入賭場。金盡乃已。繼見累次失利。每欲出門必默禱家中神明。然仍賭輸如故。數年間。黃白物已幾幾乎罄矣。忿恨禱祝無靈。將供奉諸神全身持斧斫碎。由是妻兒相繼病故。奴婢多辭去。一日下鄉收租。因索租之急。被佃戶某冷語相侵。怏怏而歸。越數日。某佃將至林家謝罪。而林某適遇諸塗。恍惚間見一佃率十餘人。手執兇器。不可迫視。疑某糾眾殺已。急拔小腰刀向某佃當胸一刺。某佃不及防。卽仆地死。林睜目諦視。竟查無一人。始知爲鬼物播弄。然悔無及矣。隣右恐相累。扭送地方官。至今繫獄候決。此可爲慢神者戒也。

李寡婦

同安李姓寡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而勤儉有度。常端坐詞色。無所假失。所夫時。兒纔八閏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時氏四旬矣。一日蚤起。觸見族人某潛蹤內庭。蓋某饑寒。迫體冀以剽取儲粟也。氏

驚愕叱問。某始而愧。繼以實告。氏心戚之。有留爲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壯歲鰥夫也。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虧行事。爾亦蒙不白之名。氏憬然爲改容。卽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贈三十金。勸其營爲正業。某果赴廈門置貨。渡洋。其地適值瘟疫。諸夥折本求售。某獨以藥材擡佑。及梨棗什物多爭購之。獲利無算。而歸遂致富。往謝氏時。氏六十餘矣。臨終顧子婦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不可畜奴僕。三不可自暇逸遊寺觀。汝曹其傳之。斯言簡而切。中有關世教。故備錄之。夫全人名節。祇此防微一念。然則某有善心。應享善報。而氏亦女中。人傑哉。

劫盜還債

泉州郡城外陳地鄉丁某。貧無立錫。娶妻某氏。入門一見其夫。便股慄不自禁。自是語意稍拂。某輒加杖責。怒時。卽持白刃刺氏膚。血濺衣。乃已。及連產四子。仍如是不少貸。氏病骨奄奄。面目若鬼。然終無怨心。日事紡績。供朝夕。一日有友來。招某渡洋。經商。某諾之。並不告辭。

妻子出門徑去。後氏經紀彌勤。家計漸豐。先是某有屋後隙地。富人以白金購求。氏得金。營運生息。垂二十餘年。遂成富室。道光壬午歲。某忽歸家。見舊宅輪奐一新。心駭不敢前。適有族人識某音容。報知伊子趨迎。時氏已故。子皆成立。有室矣。各命其婦出拜翁某。問其致富原由。子具道起家情事。并其母勤儉苦況。某淒然感泣。思再見氏而不可得。聞張天師知冥事。卽日具裝自往。廣信府拜懇天師。縷述乞見故妻。苦衷。天師許來日當相見。且囑令勿怖。明日引人暗室。見一黑面大漢執刀怒視。大喝一聲。某頽然仆地。衆扶出。醒後以爲所見非所願也。天師笑曰。不差。卽是人也。汝前世販布爲生。路過山東。被一響馬劫殺盜卽爾妻也。今生耐苦還債。自是定理。爾亦徒多此一見耳。某乃大悟。果報所出來。回家遂不復介意矣。

陳茂才

同安陳某。肆力文章。而屢困不售。赴郡試時。友人招飲娼家。見一及笄女子。舉止端方。非復妖冶。伎倆。某怪問。至再。女始答以家貧。十歲爲母鬻身。此地今七載矣。某

詰曰。此間樂乎。抑從良樂乎。女泣視不語。某惻然自維。無力爰歸謀諸友。鳩集身價五十金。贖女還囑令其母嫁之。母乃招贅贅其家。是年某入院試。入場假寤。見黃髮老人向某謝曰。蒙爲小女超脫火坑。特來爲君報喜。某覺而異之。明日揭榜。某果舉茂才。

吳天爵

吳天爵字愧尊。南安龍水人。爲人誠實。慎取與家貧。舌耕餬口。乾隆六十年。歲大祲。外出覓館。拾遺橐於路內。有五十金。重重破布包裹。知爲貧人所遺。坐俟之。須臾見有夫婦號哭而至者。問之曰。某惠安人。歲荒負債不能償。賣女於某鄉爲婢。至此失之。天爵遂偕至某鄉。詢問不爽。出銀還之。主人驚異。問先生何處人。何因至此。答以覓館。主人因畱課子弟。府試屆期。教讀如故。主人知其乏貲。未應縣試。乃代納縣卷。促就道。其年遂入泮。覆試日。有同寮者病不能完卷。囑代筆。其人謝金。適符五十之數云。

甌甯黃氏

余隨任粵西時。權首邑者。爲同鄉黃璧菴進士。文瑞有

循良之目久之方知其先代有隱德。蓋壁菴所居爲甌甯之龍灣距郡城百里而遙壁菴之祖處士公名孔行者以耕讀爲業身雖不應試而禮賢重士如不及遠邇翕然仰之生子甫彌月手植杉樹於隴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歷三十三年其子歲貢果以此樹爲旌杆於祖塋之上舉一子卽一軒廣文榜書少與從兄同居共產從兄分爨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一軒力辭不受只收回水業所應得者合鄉稱其善讓旋以歲貢司鐸俟官初一軒以十四歲入庠後其

長子文貞亦十四歲入庠次子文中三子文瑄四子文

登及孫曾若干人無不以少年入庠者而文瑄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繁區皆有政績今已擢直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壁菴不特爲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聞其昆季文貞文中二君來署見壁菴坐衙用刑輒不樂屢阻之而不得喞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狠心我沒奈他何只好接老母來此訓飭之兩人同回閩鄉試壁菴以百金貲之又喞然曰由此至閩不過數十千錢可達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由三木中得來

的。我實不忍用此狠錢。兩人僅挾四十金去。近聞其太夫人亦至署。以不慣聽敲朴聲。即要回閩。壁菴不久亦將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門孝友。求之古人中亦難得。宜其家門之鼎盛也。

梁藝圃

黃明經文占曰。建陽梁藝圃家本素封而好施與。遇人急難輒貲助之。每年臘底取數百碎金分爲小封。見貧苦人路過者。潛擲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苟取者。遂于黑夜陰置其門下。務使窮人普得之。而後慰。年六十餘苦無子。謁夢於佛寺。夢一馬生二角。及覺愀然曰。馬頭生角。其必無之兆乎。以告友。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得子娶婦。適馮氏女。得五丈夫子。遂開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葉大林

黃廣文文登曰。甌甯迴龍葉大林生平慷慨好施。時以周急拯危爲樂。其妻翁氏尤仁厚。歲饑平糶。凡遇貧民糶升斗米者。必暗將來錢置米中。陰受其惠者無算。子六人。皆列鬻序。貢成均。孫二十七人。亦多遊庠者。葉至

八十餘無疾而卒翁氏踰二年卒柩停於堂未幾居隣失火延燒數十家將及氏屋里人感恩急相與移柩不能動子孫驚惶莫措里人呼曰爲善宜獲福今若遭此慘毒天道其無知乎無何風旋火熄葉宅近隣周圍俱爲煨燼而此屋以停氏柩獨存。

鹿報

黃廣文又曰歐邑西鄉張某夫婦好善尤不輕殘物命一日有獵者驅一鹿走至其家張婦急以舊衣覆之獵者尋至不見遂去張婦見獵者已遠因放鹿走鹿似有知首肯數四而出次年春忽見是鹿走入中廳將張之幼子用角犄去張婦踉蹌出逐至田坪中瞥見鹿將幼子放下而鹿不見張婦始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報恩且不知此鹿卽前之所救否甫入門見家中屋棟被屋後大樹壓倒牆頽瓦碎鷄犬皆斃而是婦母子以逐鹿而存此可見一念慈祥雖微物亦無不知感矣

黃邦泰

黃廣文又曰建安黃孝廉理坤爲諸生時一日出門在路上撿票一紙載銀一百二十兩孝廉生平不苟取而

古晉三金卷三
尤體恤貧寒。乃卽其地坐待。及索票者至。還之。失票人喜出意外。償以二十金。孝廉曰。余不取百二十金。而反受此二十金耶。堅辭之去。次年元旦。往黃華山拜佛。神前香爐下。忽有銀一百二十兩。孝廉竒之。因急募董事。如數付之。令爲修廟之費。不數月。煥然一新。次年爲道光戊子科。闈前。夢見曹題名錄者。問今科舉人榜。有黃理坤否。答曰。無之。只有第六十四名。是黃邦泰。因查建安諸生。更無名邦泰者。迺於考錄時。更名邦泰。榜發。果中式六十四名。

葉煥金

黃廣文又曰。吾鄉迴龍村葉煥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撐渡爲業於人衆往來。隨其給付。概不刁索。而素習水性。每有溺水者。輒赴撈救。活人無算。不索謝。亦不居功也。一口溪濱坊。遭回祿。火勢炎熾。雖峻牆之屋。皆被焚燒。而葉屋。桑戶蓬樞。救火者。但見火焰至葉屋壁。便覺有數十人澆水救之。及火熄後。四鄰皆成焦土。而葉屋獨存。

灌陽兇案

道光丁酉。家大人委黃璧菴署臨桂縣。有全州灌陽一械鬪案。屢以翻控發審。初緣全州灌陽界連一荒山。灌陽蔣姓恃其巨族。據爲己有。全州人不依。遂各聚眾鬪毆蔣姓族眾。議毆死人者。眾僱抵命。被人毆死者。眾贖其家。無何蔣姓毆死全州人。案成解省。而尸親以正克係是武舉某。縣中未辦。屢次上控。某亦恃無證據。堅不承招。是以發審數年。未能議結。璧菴接任後。因某武舉恃符逞刁。遂而回各大府。將武舉暫革。嚴訊。順路到城隍廟行香默禱。是夜。邀集同寅會審。將某武舉跪案。熬鞠到更深時。某武舉汗下如雨。其額上隱隱現一刀傷痕。人人共見。遂據此究之。始知該武舉毆斃人時。身亦受傷。此乃確證。而某武舉啞口無言矣。案遂定。及家大人提勘過堂時。細察其額痕。已將平復。倘稍遲數日。便無可辨識。於此嘆神之有靈。而璧菴之能聲愈著矣。

懷集命案

懷集縣多山。居民培植樹木。最易興訟。有徐姓巨族中落。曾將山田賣隣村梁姓管理。梁姓種樹十年餘。將伐木出售。約值千金。徐姓見其弟兄皆文弱秀才。謂可魚

肉屢次索詐互控多年。一日徐姓以命案報時黃壁菴
方在縣事。卽日趨驗。見山坡下尸身側臥。所有傷痕概
係右手。其山上又無踈躡形迹。心甚疑之。詢之隣保亦
未有以關毆供者。而遠遠聞有婦人哭聲。又未到場。愈
生疑竇。詢悉爲死者之妻。該族內不令到場。恐其衝撞
官府云云。隨將原告帶回集訊。一鞠而真情畢露。遂定
案焉。緣徐姓索詐不遂。乃擇族內一貧而丐者給之食。
並許其妻以養贍終身。哄之登山。族衆拉其左手。扛毆
斃命。棄尸報官。以爲圖財之計。檢驗時其妻始知被騙。
欲出而呼冤。而爲衆所阻也。案經審實。辨一主使兩兇
手正解。省定罪。而沒途俱病斃矣。壁菴語人曰。此等案
少不細心。良民必多受累。鮮不墮小人計中矣。天網恢
恢。小人亦何嘗能漏網哉。

黃壁菴述六事

黃壁菴云。甌甯縣水吉地方。鄉村最盛。有游貢生名廷
佐者。家素豐。好行善事。嘉慶間。浦城水災。尸骸滿河。廷
佐爲之惻然。因僱人撈埋。初用棺柩。市肆一空。繼以布
被。不足。又繼以布疋。計所殮不下數百具。其義塚至今

猶歸。然次年冬有鄉之無賴子。索詐不遂。尋短計於半夜。潛往廷佐門首自縊。至天明。竟爲人所救不死。詢之。據云。上繩時有無數男女。緊抱其足不放。氣遂不絕。里人共知爲拾骸之報云。又云。建陽縣鄉間有甲與乙。居同村。且至好。甲業儒。年少輕狂。乙開酒肆。其妻頗有姿。一日。數人釀酒宴會。甲與乙皆與焉。至夜半。甲復沽酒于乙舖。乙已入醉鄉。遂與乙妻奸好。竟有孕。其夫不知。外人亦更無知之者。無何甲病。將危時。適乙妻臨產。甲自言當往生乙家。其房門有老母看守。不敢逕進。聞者至乙家探視。果然。因以計使母逝去。而房內已呱呱泣矣。甲亦于是時遂亡。乙子稍長。不獨貌似甲。兼且神似。至今儼然一甲之後身。其事遂昭著於兩家。俱不能諱。天之弄人。亦巧矣哉。又云。建陽城內有在城隍廟前。開豆腐店者。于元旦黎明開門。見照牆挂一大學榜。榜上有其甥名。與甥之同窗友。某亦與焉。因亟整衣往。二家賀年。並道喜。是年春。二人同赴院試。皆未應府考者。行至比津地方。離城三十里。日將晚。又聞學院已入城。其甥急于應考。徑渡而去。某戀戀于店婦。遂留宿焉。

越日大雨水漲不得渡者數日。某入城而府冊已送矣。及揭榜其甥果獲售。某遂鬱鬱而歸。以白丁終。一念之差。顯報如此。可不悟哉。又云聞我郡前次修府志時。行文各縣查取節孝。松溪縣有一婦人。夫死後有外好。相訂終身。其翁姑促之改嫁。另許他姓。婦不允。遂自縊而亡。當事者未審其原委。而以爲節也。開列事實以聞。恩准建坊。踰年竟爲雷火擊碎。吁。人可欺。天亦可欺。耶。又云政和縣東鄉一屠牛者。少獲薄貲。及老而子仍守故業。大門外常設一木砧。以破牛頭。歷有年矣。一

夜其木砧忽變爲牛頭。沿街旋滾。有見之者。次夜其堂屋有無數牛鬪聲。徹於鄰里。至第三日。其子以賣牛肉與營兵爭價。毆死營兵。其父年老嚇死。子亦照例抵償。其家緣案遂至一貧如洗。此嘉慶末年事也。至今殺牛者。皆引以爲戒焉。又云嘉慶初年。廣西懷集縣有一小卒馬姓者。無賴子也。一日出城至南門。檢一錢票。載錢數百千。不知爲何人所遺失者。因日持票俟於門之左右。無何有鐵商某倉皇而來。遍覓此票。馬卒詢得其實。慨然付還。與之分半。堅辭不受。商曰。此好人也。亟

薩丹三金卷五
思所以報之。時適鐵廠缺人，因延之代管，且分一乾股作本。越數年，某商以廣東人年老路遠，願收本回家，其廠中出息全付馬料理，不數年獲利至數十萬金，竟成巨富。雖其家世式微，富亦及身而止。然天之報施，可不謂厚且速哉。

李二夫婦

臺灣鎮某總戎有僕福州李二，娶妻張氏，亦小家女。李二科欽刻薄，頗有家資，遂畜童婢。張氏驕悍酷虐，鞭撻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兩婢稍不如意，撲責至數百。疑

李二私嬖，下體杯以非刑，日給一盂粥，饑凍不可忍，屢欲逃竄，以鍊鎖之。李二不能禁，相繼磨滅死。未幾張氏因所歡遠客，積思病瘵，恍惚見二婢索命而死。後年餘張氏見夢於李二，曰：我為婢訟冥王，罰我為牛。明日市有牛販牽一白項犢，可買歸，免我將來烹宰。如不從，即嚼殺汝。醒而異之。次日市中果遇牛販帶一犢白項，欲不買，犢即咆哮奔逐。李懼，因購歸畜之。後圃放逸不治，耕常奔與隣牛媾，且飼必飯，與以草，即踐踏門窗器皿。隣人有挾李二刻薄積怨者，隱知其故，用毒藥飼之。李

勸戒三錄卷六
三
二以牛藁葬。復竊剝其皮。嗟夫。死墮畜道。猶怙惡不悛。卒不免於剝皮之慘。能無悔歟。能無懼歟。然兩間人物。如此牛者。又何可勝道哉。

勸戒三錄卷六

福州梁恭辰撰

宿孽

星沙賴昌期重刻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卽捻其臍。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後遇諸塗。擁而至家。許除患後。

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爲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驚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縣符拜斗，終於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人口，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巫，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肯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門士。彭聞之，欲入奏誅瞽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斃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江西某

許書山青陽堂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士，家居需次。念所以自穢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是天之果不欲吾爲善也。不然，何天之福

淫而禍善也。卒爲惡如初。自是得良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坐蜚語棄市。時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鄧苑華云。鄧江西之南豐人。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禍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瞽薄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悲夫。書之以爲稔惡者戒。

鬼妻索命

浙江某邑令譚某。與妻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憤而縊。三日後見形爲祟。伺譚與妾臥。便揭其帳。以冷風吹之。

譚怒請道士作法。持呪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其門。加官印焉。鬼竟不至。無何譚調繁缺。後任官到署。開廂房。鬼得出。遂附小婢身作祟。後任官呼鬼詢悉其故。乃曰。夫人與譚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了鬢。我特借附他身。以便求公耳。問何所求。曰。送我到調任譚處去。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並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貴。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送之。一日譚某方在寢室晚飯。其妾忽仆地。

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餓。我今已歸來。不與汝甘休。此其署中日夜不安。譚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印。封之本縣獄中。鬼臨去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踰月。獄中有重犯自縊死。譚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爲僧。雲游天下。同寅官有相資助其衣鉢者。未及行。暴病卒。

富貴舊家

費炳文曰。聞近年稱富貴舊家者。首推安溪李氏。永

壽黃氏。而不知其先代積德之報。非偶然也。安溪李文貞公之祖。遠商江南。罄其貲本。佐官賑饑。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員同其回家。取銀歸庫。其實家無餘資。正躊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錢。今百餘年來。科甲不絕。筮仕者接踵於途也。又如黃鏡塘之祖黃公。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適值州中大饑。公將所帶資本。呈官助賑。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罄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將布賒公販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罄本賑濟。

貨非已資。羣相約誓。縱其來往。不劫。而他商一概斷絕。販歸一人。賈盈三倍。輾轉數次之間。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諡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貴一富。豈無因哉。

廖王太夫人

吾鄉廖氏。以陰德發祥。前錄已詳述之。近廖鈺夫尚書。由京旋里。過浦城。與家大人讌談之頃。復述其祖母王太夫人者。本貧家女。歸吾祖。隨任臺灣。飽歷風濤之險。時時以濟物爲心。家居。每訓子姪。以莫作自了漢。後余

表兄鄭蘇年師。每述此語。以授門徒。謂出自王太夫人之遺訓也。平日嘗謂家人曰。汝等怕雷。而我獨怕風。衆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風。太夫人必齋肅。長跪庭中。口喃喃若有所祝。卽深夜寒宵。亦必披衣。肅跪默祝。不輟。直至風息始起。家人有竊聽之者。似云。儂家內外親串。現在並無求利求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風驚恐。死生呼吸者。天下定不乏其人。願風神及早息怒。以全人命云云。事後問之。亦不言其所以然。蓋行之數十年。如一日焉。家大人聞之。肅然曰。此真聖賢立

達同人。畿溺由已之公心。不謂於女流中得之。漆室魯女之憂。不是過矣。不再傳。而以科第起家。簪紱輔世。宜哉。

林敬堂述三事

同里馮某。少年浮薄。贅於曹氏。曹家固小康。聚戚屬中。游惰者數人。奉呂仙。訛詞俚鄙。多出於馮某之作。偽曹本市井人。不辨也。有事必從祈請。爲所顛倒者屢矣。會曹之表姪薛某。以初夏患少陰症。禱於仙。某臆其時疫也。予以攻破之劑。一服而斃。後某夜歸。有自後呼其

名者。則薛也。驚號幾失魄。是夜卽夢薛來曰。爾以兒戲殺人。予得請於神矣。自是覺精神消滅。踰年遂以癆疾死。某之將斃也。夢二鬼差持鐵來拘之。乘間逸去。差曰。今卽爾怨某。曰不可饒矣。及期又夢前鬼差持鍊來鎖其頸。驚醒。述其事於家人。至夜而逝。又明經吳某。工刀筆健訟。常串通胥吏。與爲表裏。閭里稍有不謹事。卽從而訛詐焉。必遂所欲而後已。雖其至親。畏之如虎也。會某之所厚。涉訟事。某爲之謀主。官偵知之。拘至案。通詳擬暫革。時程梓庭制府。方痛懲刁訟。卽易詳文中。暫

華爲斥革某素吃洋烟。以不耐詆鞫之苦。斃府獄中。聞者快之。又甲辰夏仲。余自都門南旋。至臺兒寶祖水。乃買舟由運河歸。路經天妃間。因憶數年前何松亭同年。承元所述惠濟祠大魚骨之異。入廟訪之。果見魚肋骨廣約四尺。長約二丈餘。壁間有麟見亭河帥慶記數年前巡河。至河流入海處。風潮大作。有巨魚擱於淺。其目已失。血淚盈眶。高四丈餘。長十八丈餘。土人以其阻隘不動也。羣登其脊。脊有朱書。此爲鯨魚。一千四百年矣。以傷生過多。下文字不可辨。因爭取其肉數千斤。回而一肋見。河帥命藏而貯於此。夫鯨魚蠢然耳。猶遭神譴。天道好生。殘忍者亦知所戒歟。

陳霽庭述二事

福州有張姓者。佐幕有年。而家奉三官齋甚謹。於道光辛丑十月。應霞浦令董公錢穀之聘。挈眷全行。於十四日到飛鸞渡。船家以當官差。必欲攬載多人。而後開船。是日行人適少。遂欲延至次夜方開。而船中客嗷嗷不已。不得已。於二鼓後開船。約行二十餘里。暴風大作。益十五日爲水官神誕。是夜卽三官暴水。手咸請於舵主

曰風勢甚猛。須落半篷否。舵主曰。我本不開船。而渠等必欲行。若不將全船覆在海中。亦不見我舵工手段。言未已。忽篷桅隨風而折。此桅若折於左。則船必隨左而傾。折於右。則亦隨右而覆。乃獨望後壓倒。適擊舵主之首。而腦裂矣。於是船以無桅而亂旋。舟中人齊聲喊救。倏又一陣風。船隨浪起。屹然不動。視之則已擱在沙坡之上。至次晨。另換船而渡焉。又福州南臺。有某姓。嫠婦以放債爲業。朝放暮收。既不憚其煩。而悍惡特甚。人無能短其分毫者。擗婢尤酷。每至血流肉綻。惟膝前一

了心。甚不以爲然。而無如何。然於欠戶之實無力措還者。每竊其券而焚之。於其擗婢時。亦多方調護之。而其母略無悛志。竟有債戶以年老被迫自經者。婢有立死於擗楚之下者。且欲拋其尸於江。其子力諫。私買棺以葬焉。家業頗充。遂爲其子援例入監。於道光己亥科應試。入場甫進頭門。搜檢時。卽見其婢。遙以一手揮之。使出。以一手指二門內。則見被迫自縊之老者在焉。遂急携考籃而出。凡場中遇鬼。鮮不死者。而彼竟幸而免。殆亦其平日居心。有足留以示勸者歟。

鬼訛詐

杭州孫某伉儷甚篤。妻病不起。抑鬱無聊。道光二十四年夏。赴友人家小酌。散已夜半。手執火枝獨行歸去。中途忽發一噤。貿貿然歸抵家後。家人見其神色改常。問之不語。所執火枝尚餘寸許。時著單衫二件。其手漸縮。似欲藏火枝於袖內者。忽而口作女音云。我母女二人同行。見汝從對面至。携女急避。汝不但不讓。且舉足將我女踐斃。特跟汝歸家索命。家人知其中邪。以正言責之曰。陰陽阻隔。汝能見人。人不能見汝。無心之過。豈能

償命。鬼復大鬧云。我只知一命還一命。不知其他。孫某卽時栽倒。口沫流出不省人事。正惶遽間。而孫某亡妻之魂。附於孫某之體。當卽立起云。我適聞此事。特來解紛。隨向女鬼云。陰陽一理。不知者不罪。汝女不過受傷。亦並不死。依我勸解。酒食銀錢。唯爾所欲。否則我先往城隍處喊告。治爾訛詐之罪。因令家人卽用黃紙寫明原委。至城隍廟中焚化。女鬼頓然氣沮。哀求息事。乃命焚紙錠數千。并備羹飯。送出大門。而孫某醒矣。問之。茫然無知。大病一月而愈。此事孫某每逢人歷歷言之。聞

之使人仇儼之情油然而生。

虐婢報

仁和顧某本世家子。娶某氏。御下嚴。待婢尤虐。一日失粟子數枚。疑婢竊食。詢之不承。加以捶楚。婢畏痛匿於床下。某氏令一媪用木棍戳之。匍匐而出。復令張口視之。婢甫開口。遽以花剪斷其舌。絕而復蘇。然已不能飲食。越日斃命。婢係賣絕。向無母家人往來。埋之而已。不數日。某氏遂病。以手自批兩頰。見此婢來索命。不令飲食。困甚。萬狀顧某篤於仇儼。代為婉求。并許以功德起

度。婢似首肯。逾時又云。主人如此。我亦願。遵命。不料我已告准。不能自主。且云某氏在母家。曾殺一婢。無人知者。今二罪俱發。必無生理。頃之又云老爺來矣。身穿藍袍。至廚房與灶神會話。灶神穿黑袍。老爺者顧某之父。生前業齋。捐有頂帶也。先是伊三叔父逝世。柩尚在家。婢又云。三老爺出來。要見老爺。因與灶神會話。白衣人。不便相見。無何顧某之父。知其事。無可挽回。歎息而去。某氏遂死。越日用木棍之媪亦死。想干證必須到案。且加功之罪亦無可逃也。此道光二十四年事。

茶司報恩

仁和汪姓世業饒家道殷實一日爲子完姻親朋咸集
三鼓客散閉門主人持燈赴各處照着火燭至二廳廂
房聞門橈中悉索有聲移而視之有人藏焉燭之則茶
司也。杭俗有紅口事皆用茶壺四人其人惶急無地家
人皆云縛而守之俟明日送官究治以儆將來汪君曰
不可渠不過爲貧故偶爾小見送官則終身不可爲人
其人叩頭而已默無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
衆目共覩亦難以見人我給汝大錢千文以救汝窮將

來斷不可復蹈故轍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
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卽給錢令歸且囑家人毋漏言
數年後所娶之婦生子冬日樓居以銅火鑪烘焙小孩
之物不料火多銅化燒穿樓板落於廳屋一家睡熟絕
無知者前所放之茶司在別姓家筵散而歸路經汪宅
見大門未閉並無一人亦無燈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門
之人詢之則茫然不知何以忘卻關鎖也茶司云夜已
深矣恐有小人藏匿卽以所持燈籠偕往各處查看至
二廳見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而視之樓板猶紅乃大

聲疾呼。舉家驚起。急救滅之。汪君細問原委。不禁驚歎。管門人之忘卻。闔門茶司之適經是路。殆有鬼神。否則不先不後。能如是之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原。福及一家。擴而充之。道在是矣。

借軀託生

某甲素封。放債私質。頗事刻剝。年六十餘。妻妾既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鏹贖物。怒其黃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數緡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某甲憮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

之病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之。債券亦焚去。兒既死。夜半猶撫屍飲泣。突見一人排闥而入。識是負欠者。謂某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義。請為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托生也。此福建商平諸生姚格亭學信所言。吁。結怨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即在一身。借因結果。善惡之報。捷於影響。如此。

打銀匠

近日浦城文童紛紛赴建甯郡城應試。凡府縣試以第一名錄送者。院試必准入庠。故人人家中皆望得案首。忽學中門斗報到第一名。係達聰。余不識其人。知其堂叔玉圃郎中麟與家大人同部相好。余因詢此文藝果可爲一邑之冠否。客曰：不過一寒儒耳。且其父現業打銀。並非讀書種子也。又一客忽曰：渠之打銀非猶夫人之打銀也。浦中打銀無不以銅鉛雜銀者。惟渠數十年從無此弊。婦女皆信之。家大人聞而瞿然曰：有是哉。義利之辨如此。此子早應冠軍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偏得之。執技永流能無表之以勵俗哉。達聰之父名允。鎮其姪達子邦云。

羅某

汀州羅某有子五六歲。從乳媪過河干。爲狗所駭。誤墮於河。媪慌窘呼救。有某甲見而惻然。遂投河內。汨沒水底。救起。幸無恙。而某甲以是中寒。不久死。甲鰥而無子。親族爲殮。媪往痛哭如喪所夫。羅某富而鄙。不以爲德。以兒失一帽。上綴銀羅。漢頗值微資。疑甲竊去。晨夕詈媪。及於甲。一日忽囁語曰：我一時惻隱。捨命救爾子。轉

以我為盜即我家雖無儋石儲不若爾富翁視一錢如車輪大得一銀羅漢便聽老婆舌頭舐人口中去也呵呵拍笑不止逾時始甦有問羅某銀羅漢係何人所餽慚沮不語而已

火葬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親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相傳太倉王二尹赴署諸暨合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閉泊舟候潮門外時明月如水清露未下登岸獨自散步見有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裂籍之曰江干有

瑜珈會且去索杯酒作樂答曰烈火之慘即在明朝念之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忽不見視其側有三棺暴露於道次日進城謁上憲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燼因乞諸上司嚴禁火葬之俗惜政雖慈而令不行也

欺凌孤寡

朱薰圃曰無錫庠生鄒夢蘭年少能文有名場屋兄孝廉夢梓早卒不禮於嫂欺凌孤姪家產多半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為不道將以哽死覺而惡之

一切魚鱗戒不入口無何耿學政按臨常州耳中隱聞
鄒夢蘭欺凌孤寡七宗偵無一人又非夢也因廉得其
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返其產夢蘭乃忿懣而死徐西
灑茂才泗芹爲余言

公門陰德

涓安幕中紹興周沙舟言其族人在杭州旅館忽夢見
二隸持票來喚一係錢塘縣漆差私誚令與素交不解
何事竟弗稍徇情面漆差協解身不自主茫茫隨去見
黃沙蔽天耳畔轟轟如御大風途中所見城市皆非平

生經過抵一大署門額楚江王府隸另交人看守轅門
號舍心知已死無可奈何亦姑聽之良久同十餘人並
進堂上一官亦時世裝侍從森嚴勢甚赫奕唱名押跪
墀下吏抱紅黑文卷用算盤互相乘除似稽生前善惡
功過堂高墀遠官吏言語不聞但分別輪迴六道押付
地獄高聲傳語心正惴惴忽傳上堂殼觶匍匐而前官
霽顏曰汝免追佃欠脫累多人應延壽一紀增注食祿
命卒速送回陽卒卽挾其疾行黃沙眯目難開逾時似
被空中拋擲豁如夢醒乃知死已三日僕人報家親丁

未到故未殮耳。其免追佃欠。蓋在嘉興縣幕司度支。辦抄案抽減各佃戶欠冊。免其株累。俗言公門中好修行信哉。

婦女少出門

凡婦女之喜應酬者。海易招尤悔。而當官眷屬尤宜慎之。家大人與長沙陶文毅公同年至好。而同官吳下。四年之久。內眷並無往來。手修滄浪亭。葺蹟亭館。麗都城。士女往觀。而藩署內眷從未一踏其地。吳人至今能道之。憶聞徐星伯述楚南一笑談。每舉以為戒。云長沙

丁令死善化安令之夫人。欲往慰丁之夫人。安晨出令其僕備夫人肩輿詣一官署。闔者肅客入。則見綵繡盈庭。夫人惶然。及登堂則有補服者。迓客堂以上無不補服者。群見夫人素服。疑且駭。夫人見羣客非素服。亦疑且駭。遇一年長者卒然問為誰。厲聲答曰。我現在臬司之媽也。聞其言不遜。愈失措。因別問曰。靈何在。羣不解其音。以靈為人。意其問主人也。應曰。坐堂上者即是夫人。趨而就見。大愕。一堂譁然。有本府夫人忽悟其事。急前止曰。客殆將唁長沙丁夫人者耶。此非是。宜急行。曳

之出蓋是日爲觀察太夫人壽辰各官內眷多往祝安
夫人出門僕與輿夫謂必爲祝壽出也遂直造觀察之
署司閤亦謂必爲祝壽來也遂請客直上其堂夫人慙
且怒出道署登輿大哭而歸安令爲重杖輿夫而逐其
僕而楚人已至今傳爲笑柄矣

處州城隍

吳縣諸生金月江升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二役押至
一公廨立墀下候質見顯者上坐審讞堂宇深邃吏役
山擁音語不甚明了儀門外先枷十餘人多三四五品

頂帶中有素識者傳進各訛供語隨遣出忽又傳處州
府進卽見一藍頂蟒服者祇謁案前顯者拍案怒禡其
衣頂跪地旋有數吏上前執抱文牘數百卷持秤權之
朗聲具報四兩五錢上下爭辨顯者色少霽復有一吏
取一牘僅五六頁另權之秤鍾卽隨地重若不勝顯者
遽出座扶起親具衣冠送至簷下聞廡間先已喧呼吏
卒迎送處州城隍去月江惴惴立伺良久見有男女十
餘輩彷彿相識俱不能憶姓名敲扑殆遍縲縷而出二
役卽令月江歸從此病漸愈月餘後聞處州太守楊公

成龍

已逝有妾撫屍而哭。額上忽發白光。冲幕而去。計月江夢冥司讞問之時。即太守屍放白光之候也。

鬼擄掠

有惡丐死於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詐未遂慮為祟。施捨真資其側地方報官守尸候驗。守者夜見數人對尸羨曰好暴發財主。呵之若弗聞。擄掠真資作鬼嘯而去。此丐所得真鏹實由生前索詐而來。貨悖而人亦悖。而出宜乎旋遭擄掠也。嘗聞父老言里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積累萬于城隍廟。見大算盤。標題人有干算天

只一算。楹帖有刻薄成家難保兒孫久享。心惕然動。詢一隣叟何以別善惡。叟曰吾之快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所飲忍。皆吾之為惡也。善更條目紛繁。巨細不等。惟以帝君陰隲文奉持力行。誠實無偽。不稍退悔。自絕為惡之萌。不待去其惡也。某由是矜孤恤寡。貧窮親故。賴其舉火者數十家。遇事寬厚。從善如登。向之切齒者。莫不感激。子孫繼興。至今為里中巨族云。

一念之差

丁虎臣上舍。延樞言樞陽殷孝廉。翼未第時。其家每值

元旦必向黃公山祀黃侍中一歲廟祝謂其先德曰汝來欲卜長公子科名乎吾夜夢侍中填榜長公子已列名旁批云殷翼以紅線繫蛋暫停一科今秋當不得第也其先德歸怪問孝廉孝廉自述前歲館于某家其主人婦孀居與殷約俟得間當以紅線繫雞卵食汝以是爲期越日果然殷初甚喜轉念以爲不可遂逃歸一念之差孰知冥冥中已詳記之使非轉念豈不自棄書袍乎可知神道亦終與人以爲善也

劉武生

新陽武生劉某素豪橫乾隆四十三年學使按臨至玉峯劉率武童十數人騎射於教場崇明千戶某罷職家居携其徒至是日亦於教場走馬劉與爭道先策馬而馳千戶自後縱送劉怒呼衆捽之下共鞭之千戶被創負痛歸邸無何病歿越數月劉之友人孫元復者亦武庠也病中見二卒至云從令喚君錄供遂掖之前行入新邑城隍廟詣舒嘯堂前見達官南面而坐者三潛問二卒何官曰東西崑新兩司中則從令也孫進跪於階令曰今者訊某千戶控劉某事憶吾宰新時汝祖爲供

招吏業托生他所。權呼汝代之。遂命逮劉某入。令指案間積卷。瞋目叱劉曰。此三十餘牒。皆汝罪狀。且勿問。第問汝與千戶何讐。而重毆之。劉支吾不肯承。令命火鐵燒極熾。刺其脣。劉不勝楚。遂服辜。孫從旁錄其供焉。令顧二司曰。律應充邊。卽此足矣。乃散。孫隨邑司留廟中。而劉某條於是夕寒熱交戰。昏突生疔。數日勢益沈。家人爲迎城隍司像於堂。隆禮以禱。孫恍惚隨司至其家。役衆從之。時孫不知已之入冥也。見所陳設。訝曰。何故以牲牢饗。少頃。一道人拜祝案頭。愈驚疑。遽外走。俄見

衆卒以繩拽劉某雜沓而出。乃遣孫還。目在啟。淡月臨牕。孤燈斜炷。依然身在牀蓐也。當孫之暈迷也。家人聞其謔語。俱不解。至是神清。備言之。遣人詢劉。果得疾於某日。禱神甫竟而死矣。惟從令不省爲何神。質諸故老。知雍正八年曾有從公者作新邑宰。而孫之祖爲其供招吏云。

五四

嘉定沙岡橋王四耕者。偶於楊公墓側獲金一枚。計直十兩許。初疑爲銅。遍示人人。人多誑之。復問銷銀匠。匠曰

金色黃。此帶黑銷之則真偽可辨也。王許之。匠私竊其半。而以半銷之。加以汞色。如真金。王貨于識者。其人曰。此與永同鍊。其價當少減于真金。以錢四貫易之。王故貧。無端獲此。喜甚。數日而疽發。幾不起。聲其所獲。乃愈。噫。無妄之福。卽其禍歟。

王喜

嘉定匪人王喜。罹徒罪。遇赦歸。卒不悛。乾隆辛卯春。有販菰者。虧其本。欲自經。主人憐之。更與之貨。使牟利焉。以補其不足。販者載至嘉城。易錢六貫。反棹由祁里之龍德橋宿焉。喜竊之。販者仰天而呼。泣數行下。曰。天平余之命。蹇一至此乎。歸家仍自經。月餘。喜盜犬爲泰犬者所毆。尋斃。家人收瘞焉。越三年。有黑犬突至喜墳。且躍且吠。以足抓泥。發其棺。齧骨至碎。委諸水而去。疑卽向之販者。托以雪其冤也。

悔過

有錢某者。自言于近村作離婚書。以室中無几也。陳硯于地。而布紙于股。以書之。歸後。股微痛。審視之。隱隱見指痕。色青紫。少焉。沈痛不可忍。因悟離婚者之爲祟也。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妾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
悔之。馳至某家。給取其書而毀焉。痛遂息。

厨役索命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妾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
宴客者累月。偶怒一厨子。以足踢傷其小腹。是夕歸而
自縊。家惟一母。畏其勢。不敢較。後其子成婚。未踰月。
忽見厨子立床前。驚癱以死。今姑諱其名云。

鳥報

寶山李某。居殷家行。性好狹斜。地瀕海。繞宅種竹。以捍
潮患。羣鳥巢其間。某方數歲。即作火鎗。以斃焉。後遂畜
馬置梁。日與兵爲伍。從事于獵。鳥之被其虐者。不下數
萬。迨年五十餘。晨起。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
又掩其頸。又未幾。而掩其肩背。後遍體交掩。旋作阿呀
聲。手足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歿。

犬報

嘉定南翔鎮民蔡六。自浦東來。居白鶴寺前。以屠狗爲
業。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盛于缸。以水鼓氣。去毛。而
犬頭忽豎起。盡力齧臂。遂委于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
之。齒堅如鑄。不可起。至死而後釋。越數年。主之岡南有

曹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干盜中猝躍高尺許齧昇元項潰爛二三月晝夜叫號乃斃

林梅友述二事

長樂某村有某姓童子赴鄰鄉糴取麥種者手一籃貯錢而走途次被無賴子攫去追奪不及哭而返將至家不敢入門近舍婦人聞聲出視詢其故言言以母性嚴歸告必遭重責且家貧無從再辦此錢婦問糴麥需錢幾何曰六百文婦憫之解囊中所積友紅餘資給之童謝去時在旁見者唯鄰婦耳鄰素與婦有隙見此童

年約十四五歲姿容頗端正伺婦夫返陰以少婦美童互相愛悅他日防其涉私等搆之夫怨訓婦婦莫辨其誣夜自經死某童聞婦死之涉已也亦投溪以殉顧遠近無有知其寃者未幾晝大雷雨鄰媪震死背有朱書害人男女二命六字鄉鄰始知婦與童子之禍皆此媪所誣搆也其寃乃白

長樂濱海地有某姓農人因海漲田舍漂沒遂挈其婦投寡姊家姊家稍裕給與園地十餘畝種植過日鄰有傭工者與漸熟時來佐某力作事久之結爲兄弟來往

若一家會某染瘧纏綿。若延醫路遠。傭代出求截瘧藥草投之。尋卒。婦與姊固不知其毒害也。踰時傭託人向姊闕說。將處其室而購其園。姊見弟死無子。婦罔依亦姑聽之。一日忽有丹喙綠腳鳥自空下。攫墜傭氈帽。旋用喙直監其腦。立斃。鄰人有知某死顛末者。咸謂此鳥蓋報冤云。後壺井某氏。又聘婦爲妻。鳥又至。日在庭中上下飛鳴。某慮蹈傭故轍。生悔心。不得已乘其飛鳴時。以已係明娶。非同謀。佔旣孤魂無依。當令婦歲時致祭。幸勿相仇之意。向鳥祝之。鳥倏不見。

敬師

吾邑有木匠陳姓者。素樸誠。以小藝積有薄資。年四十餘始授室。生子七。延師課讀。陳以自非讀書人。於上學日一見師面。卽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師頗好客。某故敬師。因及客。每伺師有客到。卽命家人治酒食。備極豐潔。去市頗遠。每親提竹籃往市。如是者數十年。弗衰廢。後孫會同時與小試者十六人。邑侯爲武進楊清輪循吏也。每獎譽之。拔前茅者四五人。一時以爲盛事。翁沒時年八十餘。四代同堂。子孫登賢書者二人。入泮者五

人現與試者尚有十餘人家亦小康人皆以為敬師之報云

一生不破口

吾鄉有封翁某素謹厚出身微賤不能自給雜傭作中餬口而已然翁雖非文人學士者流而言動雅飭迥異同儕吾鄉執賤役者出口穢罵人率以為常翁一生獨無破口有間人穢罵人者輒掩耳卻走蓋數十年如一日晚年始有空甚以不讀書為恥生子一幼即送入義塾求塾師先以敦禮義尚廉恥為訓沒時年八十餘尚及見其子成進士入翰林也特以出身微賤姑隱其名云

請雷

叔父灌雲公述其同居某者年七十矣子早卒僅遺一媳一孫孫素悖逆某鍾愛之稍長授室無何而孫媳亦亡某素豪飲一日自外醉歸渴而呼茶孫故聞之不至且隔房叱曰爾欲人事爾耶其如爾之子亡矣且爾孫媳為爾刻責而歿爾又何揚氣之為某聞之忿極因焚香當天跪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父應獲此不孝報某

何敢死。某若無不孝之事。雷而有靈。請立殛此孫。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電光閃然。霹靂自空下。孫懼面失色。誓改前愆。匿母懷求救。其母代爲懇於翁。翁念似續之故。且以其孫知懼。怒稍緩。復禱天求免。而雷聲漸息。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事。夫雷神物也。無端可請之使來。又可禱之使去。抑亦真誠之所感耶。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被殛必矣。及其悔罪。亦卽赦之。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覩此而益信矣。

婢報冤

同邑陳海門孝廉。學灑言其鄉友林姓者。文筆甚優。未弱冠卽已游庠。咸以遠大期之。家有一婢。年十四。偶因過犯被責。邂逅致死。不勝懊悔。此後秋闈。每至頭門。輒望見此婢。在場中以手招之。林懼不敢入。遂以一衿終其身。嘗親爲人言之。以爲不索命。已屬萬幸矣。

高恒猷述二事

吾閩漳平貢生某者。家素裕。患童試遇雨之苦。因而輟業。遂捐資置產。每學使至。搭棚於考院之前。以備風雨。道光丙戌生子某。有夙慧。十一歲入泮。漳平某姓自前

明至今無發科者。某特爲子擇師。延余至家。日夕講習。余復爲談因果事。述吾閩林氏捐修西湖書院奎閣。科甲不絕。又鄭雅川孝廉德啓倡修西關武廟。鄉闈獲惠。時西湖奎閣正待重葺。武廟經費尙須擴充。某心艷其事。囑余致書於西湖董事陳武廟董事鄭代爲申禱。許以父子同中。共捐三百金修葺。次年某卽舉。己亥鄉榜。又次年其子舉。庚子鄉榜。陳鄭遂屢移書某家父子。催還前愿。至再至三。靳而不與。竟似有意負盟者。壬寅漳下出蛟。舉家淹浸水中。某年未四十。其子年未弱冠。皆

死於水。聞者爲之咋舌云。又閩邑洋與貢生林某富甲其鄉。鄉人有鳩資建奎閣者。至林家。林母出應曰。吾家但知供奉財神土地。子孫不想讀書。何知有文昌帝君也。有耆宿鄭姓者笑語之曰。爾家生財藉財神。將來保家須藉帝君也。林母不悟。其子復從而附和之。後林生數子。長與四皆流蕩失業。無以自存。二三亦目不識丁。鄉人無不以其前事遂羣不齒之。林某遽悒鬱死。家產爲戚某所侵。殆盡。

平陽二事

浙江平陽縣村民某夫婦二人。素行善事。中年無子。禱於神甫。得一男。其婦未產之先一月。村民以事須出外。留洋銀十元付婦。以備生產之用。婦藏之櫥中。次月婦娠得男。延穩婆收生。穩婆向婦乞一舊衣爲謝。婦曰我不能下床。汝自向櫥中取一領去。穩婆開櫥。適見銀。遂暗竊其五而去。次日其夫歸。檢銀失其半。婦知爲穩婆所偷。第三日穩婆以洗兒來向之索銀。不承。遂至口角。穩婆懷恨。暗以小鍼插入兒髮際。兒啼哭不休。旣而奄奄一息。婦憤極而縊。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清明。

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則穩婆某跪於門外。手執洋銀五元。針一枚。自首曰。余竊某洋銀。不應將針刺入兒額門。今拔之可活也。言方已。竟擊斃戶外矣。於是喧傳其事達縣署。並據地鄰報縣收埋。時知縣事者爲浦城劉寶樹。鍾琪。三十年前家大人掌教時舊徒也。此道光二十四年夏間事。是冬寶樹引退歸里。因得問其詳云。寶樹又云。平陽縣內有某氏兄弟二人。家頗饒裕。而妯娌不睦。妯有子而娒尙未育。年屆四旬懷孕。忽喪所夫。妯恐娒生男而分其產也。乃謀諸收生婆某曰。若女

則致生之。若男可致死之。願以洋銀十二元爲謝資。及產則男也。收生婆某。于斷臍時。將手指插入兒臍中立。斃產婦痛兒之不育。遂自經。因謀產而頃刻殺二命。雖假收生婆之手。實則某妯殺之也。越日晚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妯同時被雷擊。夫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劉家隱德

劉士可封翁。卽寶樹之高祖也。樂善好施。每隱其事而

不欲令人知。嘗于歲暮遣誠實家僕。周歷僻巷中。探訪人家有無急迫不可解之事。適某甲負某之金甲。謀諸婦欲鬻妻以償。婦抱幼子終夜泣甚哀。僕婦以告翌晚封三十金。使僕僞叩其戶。而以金擲其戶闕中。某甲啓戶見金。而僕已遠去。由是夫妻仍得團聚。於償債外尙多十餘金。以謀生云。生平所爲大率類是。後其子爽齋。廷根。筭村。廷栢。兄弟相繼登賢書。筭村聯捷成進士。擢刑部郎孫雪堂。由進士入詞垣。慧生雲光又相繼登賢書。爲浦城甲族云。又其子澹菴明經。源遠亦以濟困扶

出卷之三
危爲務。每千歲暮。將通年租穀所入之金。內有零件不
計多寡輕重。別貯一盤。俟臘月廿三夜祀竈。將所貯之
金。默禱諸神。以明周恤貧乏之意。祀竈畢。分作百餘包。
每包二三兩不等。用紙封固。察看往來行人。有窘迫無
以卒歲者。將包暗擲戶外。拾者見金。有執而問者。恒答
以不知。此事行之二十餘年。遂至闔邑周知。蓋恪守土
可翁之家教。今寶樹以孝廉歷宰浙東西。厥與未有艾
矣。

文於合人。...

